第四十八战 铁意头盔

短短斜斜的白线，此时已是拥挤不堪。几十个男生叠了好几层，依旧避免不了摩肩擦踵。

似乎是不想与别人紧紧贴在一起，安容与默默走到最后，和前面的人隔开一米。虽然他不是人群中最高的那个，但此时所处的位置和身上的穿着也让他如鹤立鸡群一般，一眼就能抓住观众的眼球。

天气软件里播报的温度达到31°，谈不上多热，但经过整整一个白天的暴晒，赛道上早已是有些烧鞋了。参加长跑的人似乎都是有备而来，一番热身运动后，鬓角不约而同地挂上了一些汗珠。

确认好每位选手的状态后，熟悉的裁判声与枪声接连响起。与短跑比赛的离弦之势不同，大家都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度逐渐分布在循环无尽的内道上。

以前的安容与，跑步就是跑步，心态也是随随便便应付一下，不求名次，只求跑的舒坦，所以一直是按着自己平时慢跑的速度来，拿个倒数也不觉得丢面子。

但今非昔比，终点线的前方，有一双满怀期待的眼睛。在背离那个方向的时候，他只想加快脚步，好能快点看见那张喜欢的脸。

安容与并不知道自己长跑的极限几何，只是像个加足了动力的马达一样，傻乎乎地向前冲。5圈下来，名次保持在第四，嗓子里却泛起一股淡淡的甜腥味。

还剩下一圈半，想要冲刺前三的人都已经开始暗暗加速，场上的形势再次变得扑朔迷离。虽然上附不以体育运动作为招生宣传，但每年都会招收十数名各个项目的特长生，期待着他们能依靠一技之长进入全国名校。

在两名长跑特长生的威慑下，其他选手似乎只能勇夺季军了。不过安容与此时所想倒是与旁人完全不一样——他只是想尽早跑到言澈身边罢了。于是眼下也顾不上稳定气息与速度，竟是勉强能与冠亚军相抗衡。

最后一圈。之前不够理智的胡乱冲刺，导致安容与现下有些疲乏，眼见着后来者居上，排名又被彻底打乱。

拖着沉重的步伐，除了遥遥领先的前两名外，另有六人挣扎在同一位置，其中安容与的脸色不太妙。

最后200米，面朝着终点的方向，他渐渐开始提速。到达百米起跑线后，他一直注视着的那个人竟然背着他的书包，从观众台上翻了下来，接着一路小跑到不远处的终点线——此时已经有很多男女同学在那里迎接自己班上的参赛选手。

原本跑得费劲，表情都痛苦不堪，但看着一气呵成赶到终点线上张着手臂笑盈盈的言澈，安容与又像吃了九转还魂丹似的，脚下生风，面带桃花，就这么赶超了五人，直直冲着那个怀抱奔去。

眼里言澈的五官与表情越发清晰，他再也压抑不住交替的双腿，也没有任何缓冲，就这么重重扑进了那个诱人的怀抱。

男人们肉体的碰撞，力道十足，在嘈杂的空气中发出一声闷响。下一秒，浑身湿漉漉的少年，就这样贴在笑着的男人身上，倒了下去。

往年参加比赛时，在到达终点后，安容与都会继续走上一段距离平稳呼吸。但这次跟着前两名跑了太长时间，早已感觉筋疲力尽。之后的玩命冲刺，都像是回光返照一般。沉重的身子找到依靠后，竟是就此脱了力，死死压在了言澈身上。

塑胶的跑道上温度滚烫，所幸被压在最下面的是那鼓鼓胀胀的书包，再加上言澈的长衣长裤，倒是没有让他直接接触到跑道上。

安容与静静趴在言澈胸口，听着对方的心跳由慢到快，可惜他自己的心跳已经保持在巅峰值几十分钟，此时也感受不到任何区别。

喘了几秒钟后，安容与这才感觉到感官逐渐恢复，耳边传来嘈杂的人声，有裁判员刻板的登记声，有同伴扶着选手慢走的赞美声，有校医来回审视的询问声，还有，对着他二人捂着嘴偷笑与细微的兴奋讨论声。

安容与的手顺着耷拉到了地上，这才突然感觉到一股直穿皮肤的热度。猛地一抬手，反应过来现在的情况后，他皱着眉头站了起来，又赶紧去扶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的言澈。

这一套动作下来，安容与狂咳了几口，直感觉头晕眼花，胸闷气短，还恶心想吐。回想着刚才自己这么大块死肉全压在言澈身上，没来得及脸红，他就开口问道：“哥，疼不疼？”

开嗓的声音让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原本稍显深沉的磁性嗓音，此时竟像是被人划上了几刀似的，沙哑不堪。喉咙里传来的甜腥味更甚，想来是跑步时伤了风。

原本一直笑着的言澈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一只手开始顺着他的背，另一只手递上葡萄糖水，问道：“别说话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嗓子疼就点点头。用水润润嘴唇，别大口喝。”

安容与弯下腰，双手撑在膝盖上方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旋即又接过那瓶水，听话地含下一小口，抿了抿嘴唇，继续喘着粗气。

言澈将他的身体揽到自己肩上，作势就要带着他走，“慢慢来，刚才你停的太突然了。”

身体的疲惫与嗓子的异样让安容与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任由言对方扶着他顺着跑道走去，滚烫的阳光打出两个晃晃悠悠的身影。

就这样缓缓走了半圈后，安容与的呼吸趋于平缓，那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也烟消云散。期间言澈一直嘘寒问暖，就差直接背着他去医院了。

见他状态恢复下来，言澈拉着他走进观众台下面的休息区，说道：“你衣服湿透了，赶紧换上干净的，小心感冒。”

安容与已经能正常站立行走，只是嗓子还不太舒服，一吞口水就是一股子血腥味。他点点头，直接脱下湿透了的短袖，用力一拧，竟挤出了一小股水流。

言澈先是愣在原地，看他开始拧衣服后，飞快转身，从书包里掏出了T恤，递了上去。

这边料理完压缩衣的安容与，将挤不出水的衣服随意塞进准备好的塑料袋中，正准备套上干净衣服，又发现上身依旧泛红，还渗着密密麻麻的汗珠。他皱了皱眉，两只大手并拢，在身边来回翻飞，想要快速带走身上的热量。

于是他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好半天，待皮肤上没有明显可见的水珠后，才套上那件等候多时的T恤。

笑盈盈地看着他穿戴整齐后，言澈不咸不淡地来了句：“这回我又沾你的光，不知要被收进多少姑娘的手机里了。”

安容与一把扯下卡在胸膛上的T恤下摆，看着对方捉摸不透的眼神，紧张解释道：“哥，别消遣我了。昨天回去之后，光听他们说你好看来着。”

也不知道信了没有，言澈笑道：“叔叔阿姨怎么不来看呢？今天你表现真的很棒。”

安容与无奈道：“他俩嫌太晒了，不愿意来。”心里想的是：你来了就够了。

两人沿着头顶的阴凉走回终点线后，参加长跑的选手们基本上都已经休整完毕，主席台召集前三名领奖。

虽然只是季军，但这对于安容与来说意义重大——无论是全程在言澈的注视下，亦或是对方突然一改态度从观众席翻下来迎接自己，还是赛后无微不至的关切，在他心里都是这辈子无法再次获得的美妙经历。

两人没有留下来观看教师接力赛，而是走到场外，进行了系统的赛后拉伸。此时身上的压缩裤也早就干的透透的，终于摆脱了黏腻感。

在言澈的要求下，安容与先是喝了小半瓶淡盐水，又吃了两块黑巧克力和一根香蕉，这才争取到了吃饭权。然而言澈依旧杜绝了大鱼大肉的可能性，为他精心设计了晚餐——蒸玉米棒子，清炒时蔬，加牛排。

这天补课结束后，言澈还再三叮嘱他泡个热水澡，舒缓一下全身的肌肉，省得隔天酸痛难忍。

于是，在一片水雾缭绕中，安容与美滋滋地泡起了澡，同时刷起了手机。微信上果然又囤了几十条周楷钦的消息，在知道了他的单恋后，言语间的疑问与惊讶已经消失不见，剩下的全是贱兮兮的打趣。

【你家那位可真宝贝你啊，直接就翻下去了】

【你这招实在是高啊！装着身娇体弱易推倒的就往人家身上趴，要脸不[奸笑]】

【卧槽，你他妈节操呢？？？】

【不是，你哪来那老些肌肉？？？】

又收了好几十张优质照片，包括言澈从看台上纵身一跃的那个瞬间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赏赐了周楷钦一句：老子现在嗓子还疼呢。

几轮相互调侃后，安容与愣是泡出了一身汗。放掉微微变凉的一大缸子水，起身用淋浴冲净全身后，果然觉得各肌肉群都舒服多了。

所幸紧挨着五一小长假，待到开学后，大家对运动会上的这几则爆炸性新闻也都渐渐失去了兴趣，只是留下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梗——校草是不是gay、校草的耻骨、校草的肚脐眼，以及校草的假摔。

五一收假后，对于高三学生来说，整个青春期便只剩下满满一个月的时间。挑灯夜读的三年，即将迎来最终阅兵的时刻。

在这争分夺秒的时候，还挤出一天拍摄班级毕业照。在结束本班的摄影后，安容与硬生生被络绎不绝的同学们拉着拍了两小时私人合照。

说来也怪，当墙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时，考生们的心态竟逐渐从紧张、无措、迷茫，悄然转变成无所谓、放轻松、破罐破摔。直到十位数变成0时，大家学习的心思也都飘散得差不多，班上开始掀起写同学录的热潮。

六年级、初三、高三，每个毕业考试前，每个班都会来上这么一遭。女生们的同学录大多精致美观，个人资料与寄语都分得明明白白，每一页的设计还都不一样。男生的则更为随意，随便挑一个软壳笔记本就让人自由发挥。

作为一个既没有集体荣誉感，又对别人没有任何兴趣的中二少年，安容与从未购买过同学录，也从未想过要加入到这个大潮流中。但言澈在三模成绩出来后，得知其又进步十名，便在某天补课时直接送了他一本同学录。大概也是瞅准他无心做此事，却又想让他留下最后一点关于高中生涯的记录。

这沉甸甸的同学录说是一本，其实更像是一盒。外头是做旧的木质外壳，被做成一个小型的提手箱，里面规规整整摆了上百张各不相同的纸，包括签名页和老师专用页。纸上的小人和风景画都是简洁的水彩风，虽然谈不上为男生定制，但也不会落下一个娘炮的笑柄。

最关键的是，言澈送来的时候已经在里面留下了自己的一张记录，身高、体重、兴趣、爱好写的清清楚楚，甚至还包括三围。安容与将那几个数字反复观看，并牢牢记在了心里：178，65，85，78，91，之后便激动地连满满当当的寄语都忘了看。

一边念叨着这一串数字，一边想象着言澈拿着软尺在家里偷偷量的样子，他就感觉人中一热——不是幻觉，真流鼻血了。

第二次。

还是因为那个男人。

更惨的是，这次连面都没见着，直接靠脑补就流了一管子。

仔细回想一下这几个月的时光，可以说是过于繁忙。言澈虽然没有刻意增加强度，但他自己为了那个看似遥远的目标，费了比以往要多上好几倍的心思。

篮球也不打了，改为早起跑步半小时；晚上睡觉的时间推到12点；吃饭、蹲坑时都在看书；一边写作业一边放着英语短文；一模后连直播都直接暂停了。

看着为了学习而废寝忘食的亲儿子，安父安母心疼不已，生怕这块心头肉把身子累坏了。有几次十二点后看见他房里还亮着灯，竟是直接冲进来将灯掐了，再亲眼见着他躺进被子里后，才放心退了出去。

每天六个小时的睡眠，连梦做得都不够绵长。漫漫白日，也没有释放的时间，他就这样生生憋了两个多月，直到内伤被鼻血催了出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最近简直像个清心寡欲的大和尚。

期间钦不语还时不时找借口过来蹭饭，每次都必然选在周末下午，不用想也知道是冲着言澈来的。只是心里到底是想着帮忙打探军情，还是也对他感兴趣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说起来就算钦不语是铁gay，安容与倒也不必如此焦急。而导致他心神不宁的原因是他二人的喜爱，从小到大都出奇的一致，小到吃哪个口味的棒棒糖，大到从照片中挑出合眼缘的人，竟是毫无差别，屡试不爽。

不过言澈本人对钦不语的态度算不上亲近，虽然保持着一惯的好脾气，对钦不语偶尔的胡搅蛮缠、勾肩搭背未曾表现过反感，但安容与深知，言澈只有在对着不算熟的人时才会如此包容。

他有自信，言澈在与自己相处的时候，的确出现过数次不明显的情绪波动。那种波动里包含着太多意味不明，虽然说不上来，但他就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。

想来也是，对着曾经有过深吻和拥抱的男人，言澈竟也没有半点不适。安容与心想，若是那个对象换了周楷钦，或者钦不语，他都一定会跑进厕所，将全身上下洗个千八百遍才能稍稍缓解恶心之情。

那晚补课结束后，他又来来回回将言澈的那张纸看了好几遍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，恨不得改日去照相馆里塑封了，当作传家宝流芳百世。

次日，安容与也没有细数出班级人数那么多张带去教室——其实他根本不清楚班上究竟有多少人，只是大概知道有五十人左右。

将言澈那张好好收进抽屉后，背着所有剩下的同学录，刚从书包里掏出来，周楷钦就跟见鬼了似的冲了上来。经过他那大嗓门放肆宣传两嘴后，短短五分钟就被瓜分干净。因为多出来很多张，有一部分甚至流落到了其他班，到最后简直一纸难求，场面一度失控。

兴许是都没想到他会弄同学录，所以大家填的格外认真，直接将这张纸的优先级提到最上面。一个午休的功夫，所有纸张悉数收回，签名纸也是群魔乱舞，满满当当。

看着手中剩下的老师寄语，他心情很好地走进办公室，微笑着给每位任课老师递上一张。隔天也全部收齐。班主任和英语老师那张写的最为认真，皆对其赞赏有加。

回家整理好这厚厚一摞写的连纸张都变形了的同学录，这才发现那木质的外壳竟是合不上了。正在发愁，言澈便走了进来。